

远眺刘公岛

■ 黄海涵



4月的黄海，晨雾还没有散尽。一艘银色战舰正缓缓航行，舰艇犁开海面，浪花翻涌着向两侧退去。

航海长结束值更，将作图工具收拾整齐，走到耳桥，活动活动肩颈，抬眼的瞬间，视线便顺着主炮炮管，滑向了海天交接处——那里，刘公岛静卧在海湾入口处。

这座岛，见证了第一支中国近代海军的风云史。130多年前，北洋水师在此成军，铁甲巨舰云集于此，旌旗蔽日。

这座岛，目睹了北洋海军将士拼死抗敌的最后一战。1895年春，提督丁汝昌在绝望中殉国，北洋水师走到了尽头。

这座岛，承载着中国近代史上最沉重的甲午之殇。民族之痛、海军之耻，从未被苍茫大海的潮起潮落所磨平。

航海长的思绪随着海风飘到岛上。那年，他刚刚完成高考，随父母第一次登上刘公岛。走进甲午战争博物馆，周围的光线骤然暗了下来。墙壁上悬挂着北洋水师将领的画像，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他们的目光仿佛穿越百年时光，投向参观的人群。那眼神中，藏着未竟的夙愿和一份沉甸甸的、关于未来的期待。

他凝视着一张张泛黄的照片，抚摸着一段段锈蚀的炮管残骸，心头如压了一块巨石，闷塞难舒。回到家，定远舰的照片在他的脑海中反复浮现：半截残骸歪斜在海面上，烟囱中黑烟还未散尽。

想到这些，他在高考志愿表上郑重地填上“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海风大了起来，航海长仰头望向主桅，旗杆上的五星红旗被风吹得舒展开来，猎猎作响。那抹耀眼的红色，在灰色海天之间格外醒目。

“呜——”舰艇的汽笛突然拉响，声音低沉而悠长，在空旷的海面上回荡。这是舰上的规矩：每次途经北洋水师定远舰沉没的地方，都要拉响汽笛。那一声长鸣，代表着新时代人民海军对那段历史的铭记。

汽笛声还在回荡。航海长遥望刘公岛的方向，又想起了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租借渔岛视察刘公岛的故事。

1950年3月，萧劲光视察海防。那时候的人民海军刚刚组建，连像样的舰艇都没有几艘。萧劲光及随行人欲登刘公岛而无船，不得已，向当地渔民租了一条小渔船。

船行到半路，渔民忍不住嘀咕道：“你这个海军大司令，怎么还要租我的渔船？”渔民无心的惊诧，如一根尖刺，扎在萧劲光的心中。

想到这里，航海长轻轻跺了跺脚下深灰色涂层的甲板，金属发出沉稳而铿锵的回响。这声音仿佛在替当年的遗憾作答。

航海长还记得，刚考入军校不久的一个晚上，他与同学们如平常一样，坐在电视房看《新闻联播》。忽然，电视上播出辽宁舰入列的新闻。瞬间，学员中爆发出阵阵欢呼声。他坐在人群中，压抑着自己的心跳，憧憬着毕业后能登上航母，成为一名光荣的航母舰员。

然而，现实与梦想之间总有落差。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艘排水量只有百

余吨的登陆艇上。由于吨位太小，稍一起风，哪怕靠泊在码头上，艇也会摇摆不止。

尽管装备不够先进，水兵们的精气神却丝毫不减。一次执行任务，主机突发故障。机电兵在40摄氏度的闷热舱室里，连续抢修数小时。故障排除后，他给浑身汗透、脸色苍白的机电班递上一瓶水。班长接过水，仰头豪饮半瓶，随手一抹眼角滚落的汗珠，咧嘴一笑：“没事，还能跑！”

慢慢地，航海长明白了，海军的灵魂，不在于舰艇的吨位，而在水兵的眼睛里。那一双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漫漫航程中始终盯着胜利的方向。

后来，航海长调往某型护卫舰，劈波斩浪，远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归国途中，舰艇按计划顺访某国。靠泊码头的那一刻，航海长照例在驾驶室值守。透过舷窗，一抹鲜艳的“中国红”骤然撞入眼帘——码头上，华侨们挥舞着五星红旗，《歌唱祖国》的旋律如浪潮般涌来，直抵舰员们的心田。那熟悉的歌声，瞬间击穿了航海长心底最柔软的防线，他的眼眶不禁湿润了。

舰艇开放活动中，一位老华侨登上军舰。他轻轻抚摸着银灰色的舰体，仰头望着国旗，眼角微红，声音哽咽地说道：“祖国强大了，我们在海外才能真正挺直腰杆。”

航海长注意到，老人的身影正微微颤抖。或许，老华侨想起了年轻时目睹中国海军窘迫岁月的痛楚；或许，他又想起了自己在海外曾遭遇的冷眼与轻蔑。

从屈辱到奋起，从奋起到强大，无数人用青春绘就了人民海军大发展的壮美画卷。如今，这光荣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更年轻的水兵手里。

在航海长所在单位，新舰员入伍后，

都会上一堂“铭耻辱魂思政课”，学习甲午海战的历史。当他们第一次随舰驶过甲午海战场，老兵会指着远处那片海面讲道：“那就是当年定远舰沉没的地方。”他们听后，同样会陷入沉默。但那沉默里没有惋惜，更多的是一种沉静——一股自信又倔强的力量。

这股力量，鼓舞着年轻水兵们接续奋斗着——有的舰员文化基础差，为了学装备原理，厚厚的说明书被翻得卷了边；有的舰员容易晕船，轮到他们值班时，仍坚守在岗位上，谁劝也不肯去休息；有的舰员出海期间“三班倒”，每天都睡不了整觉，一靠码头的第一项任务不是补觉，而是跑去擦炮管……

去年，福建舰入列，歼-15T、歼-35、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完成在福建舰上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

餐厅里，航海长同几位年轻战士凑在一起，搜遍了全网的精彩新闻视频。一名上等兵轻声模仿着视频《深蓝！深蓝！》中的台词：“航母‘三胎’，安排！”无需多言，大家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

不觉间，舰艇悠长的汽笛声已消散在海天之间。航海长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他走到舷边，风从海上吹来，带着淡淡的咸味，脚下的舰艇微微起伏。他双手轻轻抚摸着舰舷，再次望向刘公岛的方向。

这片海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起点，也是那支舰队覆没的地方。今天，人民海军战舰从这里出发，驶往远海，驶往大洋，去追随萧劲光司令员当年的眺望。

刘公岛还在那里，它就像一本厚厚的史书，翻过那惨痛的一页，后面续写的是崭新篇章。

深蓝之上，人民海军的航迹，将不断驶向星辰与波涛交汇的远方……



舰过刘公岛(油画)

周朴田作

军营纪事

车辆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颠簸。翻过一座山，不远处的半山腰上，点点灯火映出一片约足球场大小的营区轮廓。这里是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一个点位。不久前，他们荣立了集体一等功。

2月初，南方的气候还算温和，但一进山，瞬间寒风刺骨。班长张海园领着我们走进营区。我注意到营房墙根下，几株山花倔强地开着，花瓣上已凝起细霜。正低头看花时，一声短促的哨音突然响起。江班长转眼就不见了踪影。紧接着，营房各个角落传来密集的脚步声和金属碰撞的声响。我看了一眼表，已是21:20。1分钟后，队伍已整齐列队在营区前的空地上。

报告、检查、讲评……随着一声“解散”，一名披挂着装具的上尉朝我们走了过去。

“我是这里的连长。”他伸出手，笑容里带着歉意，“真不凑巧，正好赶上拉动。”连长解释，地方太偏，越是特殊环境，越要提高警惕，这种不打招呼的拉动已是家常便饭。

夜色渐浓，山里的时间仿佛与外界不同，白天被拉得很长，夜晚则沉得很深。第二天，我是被口哨声喊醒的。推开门，寒气直扑而来，天色仍是一片墨色。看一眼表，7点整。战士们已在灯光下开始训练。靠近时，我能看清他们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翻涌。

江班长正带队绕着院子跑操。营区场地大小，跑完一个5公里，得围着营房整整绕上25圈。“虽然条件有限，但我们的训练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一旁的连长拍了拍墙上挂着的“龙虎榜”。我这才注意到，上面贴着好几张训练标兵的照片，旁边不仅记着他们最近的成绩，还标注着每个人的历史最好纪录。

“别看条件有限，这个点位却是我们旅队的‘骨干摇篮’。”宣传干事告诉我，由于点位的特殊性，驻守在这里的官兵每隔半年便要轮换一批，来源也不仅限于同一个营。不过，来这里锻炼过的战士返回原单位后几乎都成了骨干。

连长接过话茬，跟我讲起一名叫蔡文琪的战士。他刚来时性格大大咧咧，总会办些“马虎事”。有一次让他去检修线路，他居然跑错了位置。为此，班长每天都会领着他巡线，并带他手把手绘制详细的线路图。渐渐地，蔡文琪变得细心、沉稳，不仅在位期间确保了通信“零中断”，返回原单位后，更是因为保障任务出色荣立三等功。

“他立功后还打来电话报喜，说那是他

山上的家

■ 刘俊青

打出的第一个报喜电话。”连长笑着说。

这时，我才注意到“明星墙”上也挂着蔡文琪的照片和简介。

“不是咱们连队的战士，也在墙上展示吗？”我有些好奇。

“只要进了这座山，就是一家人。”连长有些得意，“这可不是我说的，是战士们打心底认可的。”

说起这个，连长提到一件事。炊事班班长因为厨艺好，好几次收到调往机关食堂的邀请，他都婉拒了。说到底，他舍不得这里。虽然点位偏僻，大家却真正把心扎在了这儿。每次轮换期，几乎所有战士都自发写下“留队申请书”。不少战士即便调离了，休假时也愿意特意绕远路，回来看一眼。

“大家把这儿当家，我就把大家当家人。”连长说道，“我们从来不会埋没任何一名官兵的才能，也会尊重每一名官兵的梦想。”

说完，他领我上了二楼，推开图书室的门。正对门的是一排书架，上面整齐码着书，书脊间错落摆放着一些手工艺品和石头画。靠墙立着几个书柜，柜子里

侧面挂了几幅裱好的书画，下面格子里还放着一些摄影作品。

连长兴致勃勃地为我介绍每一件作品，如数家珍。他说：“战士们自发成立了各式兴趣小组。哪怕只有一个人感兴趣，只要他提出来，就会有班长骨干主动加入。”

战士小张就是这样被打开心扉的。刚来时，小张沉默寡言。战友们在眼里，有心陪他聊天，却很少得到回应。直到有一次，班长发现他喜欢动漫后，便组建了动漫兴趣小组，邀请他加入。大家的感情在共同话题中迅速升温，连带着小张的性格也开朗起来。在这里，官兵不仅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也在营造着共同的家园。

看过图书室，天逐渐亮了起来。操场上，战士们已解散带回。他们搓着手，脸颊冻得通红，眼角却带着笑意。有人与我的视线相碰，远远挥了挥手，我也笑着挥手回应。

雾气不知何时漫了过来，缓缓流过营房的屋檐，流过远处的山脊。那些年轻的身影，连同整座山，渐渐融进一片清亮的寂静里。

记忆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入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想起抗联，自然而然地，我就会想起这首《露营之歌》，继而想起那个名叫李兆麟的人来。每每想起他，我情不自禁地又会想到80多年前，他所率领的那一场艰苦卓绝的抗联西征。

时至深秋，不久之后，苍茫浩瀚的小兴安岭就会被一场接着一场的大雪覆盖。那位身材魁梧、大眼睛、高鼻梁的东北汉子，就是在这样一个朔风怒吼的日子里，义无反顾地带着他的队伍，一边唱着写下的歌，一边走进无尽的风雪里。看上去，在那条生死未卜的西征路上，他们艰难行进的每一步，无不充满着惊心动魄的悲壮意味。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事情，也许都应该从1937年底说起。继1936年10月至1937年2月对杨靖宇率领的抗联一路军活动地区进行“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之后，气势汹汹的日伪军再次把“讨伐”的重点指向松花江下游和牡丹江下游地区。抗日斗争形势，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更加严峻。

为粉碎敌人“聚歼”抗联队伍的阴谋，开辟新的游击区，并试图打通与关内八路军的联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除少数部队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外，抗联主力分3个批次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临危受命，负责组织各军进行战略转移的一应事宜。

在经过1个多月的物资筹备之后，1938年7月，首批西征部队150余人踏上了征途。不久之后，这支西征部队在行至通河苇子沟时，突然遭到了大队敌人的袭击。抗联第九军新任政治部主任魏长魁，在带领队伍奋力突围后，为了照顾两名体弱难行的战士，走在了队伍的后面，不想却被敌人的子弹射中。他身负重伤，独自一人向前爬行了数里山路，仍然没有逃脱掉敌人的追捕。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魏长魁烧掉随身携带的文件，无比决绝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支西征的队伍，从未因为某个人的牺牲，而失去继续前行的信心与勇气。距首批西征部队出发不到两个月，第二批500余名官兵，也毅然踏上西征之路。这时，筹集给养已变得十分困难。当他们面对敌兵来袭，不得不选择冒雨出发时，每个战士分配到手的粮食，仅有4穗苞米。几日后，当他们行进至都鲁河畔时，被汹涌暴涨的河水挡住去路。他们设法找到一只小木船，在浊浪翻滚的大河之上，往返摆渡30多次，全队人马才抵达对岸。不料，刚刚登上河岸，他们又一脚踏进了一望无际的沼泽中。随后的几天里，大雨一直下个不停。正值深秋时节，由于冷饿难耐，一些身体羸弱的战士倒在沼泽之中，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尽管这样，他们仍然没有动摇西征的信心。在经历了几番挣扎、几番努力之后，官兵连背带拖，相互鼓励与搀扶着，最终从这片死亡沼泽中走了出来……

继第二批西征部队出发两个多月之后，李兆麟率百余名战士，再次踏上了险象环生的漫漫长路。为激发战士们必胜的斗志，在临行前的誓师大会上，李兆麟充分肯定了他们勇敢作战的作风，郑重宣布了西征行军的纪律，并对西征部队的分工进行了详细说明。

歌声飞过千重山

■ 董村

此时小兴安岭已进入隆冬时节，气温降至零下40多摄氏度。山险路滑，队伍在凛冽的风雪中艰难跋涉。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完后，干蘑菇和野果子，甚至皮带、草根，也都被他们一一充填进了空瘪的胃囊。

夜幕四合，露营的时间到了。篝火燃起来了，歌子也跟着唱起来了。歌子一唱，大家也就忘记了身上的伤痛，一天的疲惫消散了。那首《露营之歌》，李兆麟不知修改了多少遍。他的嗓音那么好，那么洪亮。他喜欢唱，战士们也都喜欢跟着他一起唱。在篝火燃烧的噼啪声和远处传来的狼嚎声中，这群每天都在生死边缘徘徊的人们，就这样唱着他们的战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无比乐观和坚定地憧憬着光明的未来。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啊！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黑暗一扫完……

部队继续向前。1938年12月29日，当新的一年就要到来的时候，李兆麟率领的这支抗联队伍，终于抵达海伦县，与先头到达的各西征部队胜利会师。历时半年的北满抗联主力部队西征就此宣布结束。官兵流着滚烫的泪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当歌声再次响起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感觉到，在胸中汨汨奔流的那一腔热血，依然如烈火一般滚烫。他们知道，接下来，广袤的黑嫩平原又将成为他们浴血搏杀的新战场。



凌晨的哨声

(外一首)

■ 刘玉华

哨声切开浓稠的黑暗时
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的形状
我们在操场上把影子跑成直线
直到汗水在作训服上结出盐花
操场上的风有金属的味道
扳机扣响的瞬间
后坐力撞进肩胛骨
班长说准星里要装下下山河
我数着弹壳落地的声音
那是青春在水泥地上声嘶力竭的回响

熄灯号后

铁皮柜里藏着未寄出的家书



长征

第6694期